

皇城遲暮

李瑞安

珍妮（Jeannie）揮動手上的四呎長的殞刃（doomblade），赤紅色的劍鋒輕易斬斷敵方士兵的鋼甲，撕開對方的血肉有如一把熱刀切在奶油上，對方的雙眼中瞬間噴出透明的火焰，火焰燒盡靈魂與肉體，留下一具乾扁的屍體倒在地上。

她已經遇見過太多的死亡，自從她成為皇軍鋼衛的一員，甚至成為隊長之後，死亡對她而言簡直是家常便飯，手上的殞刃燃盡過無數靈魂，身邊的戰友也是不時被死神徵召。

珍妮快速的迴轉，再次劈開另外一名士兵，同時她身旁的一名皇軍鋼衛（Royal steel escort）中擊倒下，敵方的士兵投來的一柄短槍刺穿了他毫無防備的喉嚨，當場奪去他的性命，他不喜歡帶全罩式頭盔，珍妮已經好幾次提醒他，他的壞習慣還是讓他在戰場上送了命。珍妮壓抑住想要哭泣的衝動，她衝上前一劍抹掉對方的脖子。

他們是皇家鋼衛，神聖帝國皇都符曼納的守護者，帝國無堅不摧的勁旅。塵土飛揚，一百五十位鋼衛身邊倒著無數的屍體，敵軍的屍體。

斷手、殘腿，鮮血酸味的味道瀰漫在空氣中，無情的竄入鼻腔，讓人做噁。

一柄短槍刺中珍妮的腰間，所幸她身上的殞鎧（doommarmor）成功的幫她承受了大部份的衝擊，但是仍然讓她隱隱作痛，這種由遠古時期流傳下來的神奇鎧甲能夠保護以及強化穿戴者，可以讓使用者進行超額的工作卻不致於疲憊，同時它的硬度也比一般裝甲硬上許多，殞鎧是唯一能夠擋住殞刃斬擊的物品，除了殞刃自己之外。

對方一見珍妮受傷，登時群起鼓譟，兩名士兵

一左一右抓著短斧有勇無謀的直撲而上，歷時被她身旁鋼衛一劍刺死。敵軍士兵見此，不禁紛紛後退數步，戒慎的望向鋼衛。

「放箭！放箭扳倒那些他媽的鋼衛！把弩炮搬過來！」敵方的小隊長放聲大叫，弩箭手快速在遠處集結，前排的人高舉起弩，後排的人手忙腳亂的架起弩炮，瞄準戰場中央的鋼衛。

珍妮咬牙，弩炮的確是一個用來殺鋼衛的好方法，這些法蘭藩王的工程師居然造出了這種恐怖的武器，就算是鋼衛身上厚實的鋼鎧也無法擋住弩炮沈重的一擊。敵方弩箭手距離他們有五百碼，相傳弩炮的射程可以到半哩，如果這是真的，這種距離綽綽有餘，但是他們絕對來不及趕過去，就算她身上穿著能夠增強力量的殞鎧，大概也來不及。

「大家散開，敵人要用弩炮！」珍妮喊道，從殞鎧中汲取力量，她身體和精神上的疲累立刻消退，手上的殞刃飛轉，四周透明的火焰焚燒。

無數的箭矢從天而降，雖然鋼衛盔甲厚實，如此密佈的箭雨卻也能夠限制鋼衛的行動，同時敵人的軍隊一湧而上，這一次的士兵同樣穿著厚重的盔甲，手上拿著長槍，排成方陣壓迫而來，當箭矢方絕，敵軍轉成圓陣，將鋼衛團團包圍在中間，無數長槍在日光之下閃閃發光。

珍妮大喊一聲，在殞鎧的幫助之下高躍而起，落入敵陣之中，長槍在殞刃之前有如嚇人的紙老虎一樣被切斷。敵方士兵驚而不慌，立刻拔出腰間的長劍。「敵將進陣！」

「擋住她！」敵方隊長喊道。

五柄長劍同時從四周扎向珍妮腰際，珍妮旋身，

殞刃輕易切開精鋼鑄成的長劍，然而她身後的鋼衛就沒有那麼幸運，鋼刀和鋼槍相擊，火花亂冒，另外一把長槍輕易刺近鋼甲的接縫，鋼衛高大的身形如爛泥般癱倒。

珍妮強忍著淚水，殞刃快速的切過一名敵方的士兵，在殞鎧的幫助下，他以超越常人的速度旋轉，右手將殞刃刺入另一名士兵的小腹，雖然敵軍身著不遜於鋼衛的堅固鎧甲，但是在削金斷玉的殞刃面前卻如此不堪一擊。

「這個傢伙好厲害，兄弟們快支持不住了！」珍妮耳畔聽到敵軍士兵的驚吼，她的內心燃起一種自豪感。

「包圍那個傢伙！」敵方小隊長大吼：「盡量爭取時間，弩炮會幫我們搞定他。」

敵方士兵有如潮水一般湧上來，他們許多人已經扔下了兵器，徒手有如猛獸一般撲向珍妮，企圖以人數上的優勢壓制住她。珍妮奮力的揮動手上的殞刃，同時注意腳下跨過身旁倒下無數的焦屍，無色的火焰在她的身旁焚燒著沒有靈魂的屍體，金屬之間的清脆撞擊。

鋼衛盡可能殺開一條血路趕到珍妮身邊，在自己的隊長身邊圍成圓形，讓她有機會喘一口氣。熟料對方立刻迅速將它們包圍，這一次的士兵手上都拿著沈重的方盾，數十面盾牌圍成圓陣，中間長槍刺出，同時箭矢再次從天而降。鋼衛相互對望，他們衝不出去，這一次的軍陣堅守，手上的精鋼長槍如刀劍叢林，盾牌有如不動大山，要破陣難如登天。

光是要應付槍陣就以不易，更遑論殺出重圍。

當時間一到，他們將會一起被射死，恐懼隨著時間爬上鋼衛的臉旁。

珍妮心下死灰，就算擁有稀世的殞刃和殞鎧，戰場終究不是女人該來的地方。

一道閃光穿過天際。

弩箭手陣中一道白光炸開，巨響震聾，暴風與震波將弩箭手拋起，弩炮被轟起，落地砸個粉碎。驚愕攫住眾人，迫使他們放下兵器，忘卻打鬥，珍妮轉頭望向城樓，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高站在城垛上，手上握著一柄強鋼弩（Arbalest），瞄準著遠方。

敵軍也注意到城牆上的人影，震驚閃過他們的臉龐，「不會吧？這個距離有五百碼！那個傢伙是怎麼辦到的？」

珍妮望向遠方，她能夠看到法蘭藩王的另外一批軍隊正在跨越平原，這一次是重裝的騎士，騎士和馬匹都穿著沈重的盔甲，黃底的黑烏鴉旗幟在軍隊灰色的鎧甲之中特別顯眼。

利用重騎士對付鋼衛，真虧法蘭藩王想得到這種想法，如果真的殺在一起，應該會兩敗俱傷。法蘭藩王不惜如此犧牲也要扳倒皇軍。看來傳聞他心急著要稱帝的留言到不是空穴來風。

牆上的人影射出第二隻箭，箭矢有若流星穿越烏雲密佈的空中，落到重騎兵隊中央，爆炸讓整隻騎兵隊人仰馬翻，重裝的騎士有如破布娃娃般飛空中，四隻彎曲成奇怪的姿勢，隨後重重摔在地上，鑲嵌到泥土中。

敵軍步兵隊長下巴整個落下，瞪大有如銅鈴的雙眼望著眼前的景象，「幹！這傢伙居然射了八百碼？」

珍妮大喊一聲，拔劍前奔，鋼衛緊跟在後，敵軍已然因為牆上弩箭手的神威而潰散，恐懼使得沈重的盾牌一個接著一個從手中落下，手上的長槍晃蕩。

鋼衛大吼一聲，不費吹灰之力的衝破槍陣，一把把鋼刀在空中飛舞，追上四散潰逃的敵軍，一顆顆頭顱在慘叫聲之中飛上天際。

珍妮衝到前方，藉著殞鎧的威力，她輕而易舉的衝過數十碼的距離，敵方的隊長出現在她的前方，如今他的威嚴盡失，死命的朝著西方狂奔，一雙眼睛不斷回頭慌顧鋼衛，身上的盔甲因為剛才的爆炸而破損，珍妮一劍利落的砍下對方隊長的腦袋，他巨大的頭從脖子上飛起，雙眼與無頭的軀體噴出透明火焰，燒成一具焦屍。

（上文為節錄，完整文章經作者同意存放於網路空間。）